

语言学习理论研究

《世界汉语教学》编辑部

《语言文字应用》编辑部 编

《语言教学与研究》编辑部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语 言 学 习 理 论 研 究

《世界汉语教学》编辑部

《语言文字应用》编辑部 编

《语言教学与研究》编辑部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习理论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编辑部等编.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9

ISBN 7-5619-0387-1

I. 语… II. 世… III. 语言学—学习—理论研究—文集
IV. H—53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83)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6.75印张 166千字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定价:5.50元

目 录

语言学习理论研究座谈会纪要	
《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文字应用》《语言教学与研究》编辑部 1	
A Summary of the Forum on Language Learning Theory	
Editing Boards of <i>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i> , <i>Applied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i>	23
语言和语言学习	胡明扬 53
语言学习理论的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	刘 珣 59
语言学习异同论	李宇明 77
儿童语言学习若干问题研究	佟乐泉 张一清 94
外国学生现代汉语“了·le”的习得过程初步分析	孙德坤 110
第二语言习得中课堂教学的作用	刘润清 121
论汉语中介语的研究	吕必松 132
中介语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鲁健骥 141
中介语理论与汉语习得研究	孙德坤 151
中国英语本科学生素质调查报告	
..... 吴一安 刘润清 P. Jeffrey 等	171
苏俄语言学习理论研究评介	俞约法 193

语言学习理论研究座谈会纪要

《世界汉语教学》编辑部

《语言文字应用》编辑部

《语言教学与研究》编辑部

壹

为了进一步深化我国的语言教学理论和教学法研究,推动我国语言学习理论研究的开展,根据吕必松教授的倡议,《世界汉语教学》编辑部、《语言文字应用》编辑部、《语言教学与研究》编辑部联合发起主办的“语言学习理论研究”座谈会,于1992年5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

座谈会讨论的参考选题如下:1. 语言学习理论研究的范围; 2. 语言学习理论研究在教学中的意义和作用; 3. “学习”与“习得”的联系与区别; 4. 第一语言学习与第二语言学习的异同; 5. 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关系; 6. 语言学习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 7. 国外语言学习理论研究的进展情况; 8. 国内语言学习理论研究的进展情况; 9. 我国当前语言学习理论研究的方向、重点; 10. 对国内外语言学习理论研究的展望。

应邀出席会议的有(按姓名音序排列):胡明扬(中国人民大学)、李宇明(华中师范大学)、林焱(北京大学)、刘珣(北京语言学院)、刘润清(北京外国语学院)、鲁健骥(北京语言学院)、吕必松(北京语言学院)、彭聃龄(北京师范大学)、孙德坤(北京语言学

院)、佟乐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张一清(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张志公(人民教育出版社)。俞约法(黑龙江大学)给会议寄来了书面发言。

这次座谈会得到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大力支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仲哲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曹先擢、北京语言学院副院长兼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程棠应邀出席了会议并就我国语言文字工作、语言教学、语言学习理论研究等方面的问题发表了讲话。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学术交流部主任张德鑫、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副社长赵永新、北京语言学院教务处副处长陈贤纯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华东师范大学朱曼殊、缪小春,中山大学王宗炎等,虽因故未能到会,但都对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

座谈会由《世界汉语教学》代理主编林焘、《语言文字应用》主编龚千炎、《语言教学与研究》主编陈亚川轮流主持。《世界汉语教学》副主编邱衍庆具体负责会议的筹备和会务工作,佟乐泉也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工作。

在历时五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在认真准备的基础上,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情况,就语言学习理论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积极探索,踊跃发言,座谈会开得紧凑、热烈、和谐、融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貳

语言学习理论是随着语言教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提出的。它主要研究语言学习者学习行为的过程和规律。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大家感到,语言学习理论是科学的语言教学理论的基础理论之一,它直接影响着语言教学理论的发

展和教学水平的提高。

语言学习理论同语言理论、文化理论、一般教育理论一起决定着语言教学理论,对语言教学至关重要,因为不掌握语言学习和获得的客观规律,语言教学就会陷入盲目性,教学理论就会缺少可靠的理论依据。研究语言教学,至少要着眼于三个方面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即:学和教的内容,学习者怎样学,执教者怎样教。怎样学是如何教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学和教的内容以及执教者怎样教这两方面,学习者怎样学则成了我们理论研究最薄弱的环节。由于对学习者的学习规律知之甚少,因此我们对语言教学规律、对语言本身的认识都受到了限制,对外汉语教学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要进一步推动我国语言教学事业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加强语言学习理论的研究,就成了问题的关键。

在西方,早期的语言学习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母语习得方面,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行为主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辩论和语言学界乔姆斯基革命的影响下,人们把注意力从对“教”的研究转向了对“学”的研究,从而对第二语言 and 外语的学习提出了一些理论、模式和假说,如乔姆斯基(N. Chomsky)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理论、科德(S. P. Corder)的内在大纲(built-in syllabus)假说、塞林克(L. Selinker)的中介语(interlanguage)假说、克拉申(S. D. Krashen)的监控模式(monitor model)和过滤(filter)假说以及兰勃格(Lenneberg)的临界期(the critical period)理论等。这些理论的提出和由此而引起的讨论,一定程度地揭示了第二语言 and 外语学习的过程和规律。

在前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语言学习理论研究主要属于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范畴。近二十年来也是心理语言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学习的活动理论”基础之上形成的“言语活动论”(speech activity theory)是对外俄语教学界教学法重要的理论基础。其有关语

言学习的“五项公设”提出:1. 言语活动(speech activity)首先是一个过程,它有动机性和目的指向性(speech activity is motivated and purposive);2. 言语活动又是一个由言语活动——言语动作(speech act)——言语操作(speech operation)三个层次组构而成的动态结构;3. 学习外语的过程,就是改造原有言语操作系统并建立一个以母语言语操作系统为基础但却不同于这个系统、而又与之同时并存的言语操作系统的过程;4. 言语活动具有高度的创造性和创新性;5. 言语活动不是独立的内在的过程,而是交际和概括的统一,同时它又是人的总的活动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提出的一系列教学原则,对对外俄语教学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们认为,外国的语言学习理论,对我们进行汉语教学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以印欧语系的语言为基础的,而汉语言文字自身具有鲜明的特点,在语言学习的规律上也必然存在鲜明的个性,具有独特的价值。因此,外国学者所创立的种种理论,难免因其局限性而影响其普遍意义,更代替不了汉语学习理论的研究。要揭示汉语言文字的学习规律,等待依靠别人是不可能的,只有靠我们自己来担当这个责任。我们要把引进国外各种语言学习理论同研究汉语言文字的学习规律结合起来,创造出我们自己的、富有生命力的汉语言学习理论来。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我国已经有一批学者正在这一新领域进行着开拓性的探索,就与会部分代表的研究来看,他们从语言学习的各个侧面,从心理学切入语言学的各个角度,对汉语作为第一语言学习和第二语言学习的特征,在实证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和分析。

在汉语作为第一语言学习方面,李宇明等在对汉族儿童母语习得的个案跟踪调查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第一语言学习和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的种种异同;彭聃龄等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把对

人类认知过程的基础理论研究同应用研究结合起来,重点研究了中文阅读的认知心理学问题,包括汉字识别、中文句子与课文理解、儿童早期阅读和汉字识别的计算机模拟等问题;佟乐泉等从心理学切入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汉字学习、阅读、跨文化研究、双语学习等问题。

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方面,目前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对外汉语教学和中国少数民族儿童的汉语学习方面。孙德坤对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语法规则习得过程进行个案跟踪研究,希望寻找到学习者在习得第二语言时所经历的过程以及影响这个过程的因素;鲁健骥把中介语理论运用到对外汉语教学中,对学生的偏误进行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分析,并深入到语篇、语用上进行偏误分析,从而深化了中介语的研究;张一清等进行心理学的语言实验,研究少数民族儿童双语获得的途径及其对智力开发的促进作用等问题;在中国学生外语学习方面,刘润清等在我国几所外语院校进行了英语学习者的个体因素对外语学习影响的调查。

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的语言学习理论研究才刚刚起步,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在研究的方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等方面都还有很大的差距,更不能满足语言教学的需要。有鉴于此,我们深切地感到,召开语言学习理论研究座谈会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也相信,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奋起直追,就会在这一领域取得突破,就会对语言学习理论研究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叁

在这次座谈会上,与会者根据会前提出的参考选题,围绕第一语言学习和第二语言学习这个中心,对儿童语言学习与成人语言学习、“学习”与“习得”、课堂教学与自然习得、中介语理论研究等问题展开了认真、热烈的讨论。

一、语言学习理论研究的范围

与会者认为,语言学习理论研究涉及儿童母语学习、中小学语文教育、少数民族语文教育、聋哑人语言学习、外语教学等广泛的领域。但是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第一语言学习,主要指儿童母语学习、聋哑人特殊语言学习、语言障碍者的语言康复(language rehabilitation)等;二是第二语言学习,主要指外语学习、本国其他民族语学习、双语学习、双言(方言)学习等。

与会者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语言学习理论研究的具体内容。

胡明扬指出,一切理论都决定于你对语言本质的看法,探讨语言学习理论和规律应该首先了解什么是语言以及语言学习的目的和要求。语言把思维、心理、文化等密切相关的因素联系在一起,因此,语言学习理论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

吕必松、俞约法认为,语言学习的过程是一个逐步形成或逐渐改变思维方式的过程。语言学习理论在目前主要还属于心理语言学的范围,它主要是研究、揭示语言学习和获得过程中的心理过程、心理结构和客观规律。

李宇明认为,语言学习(Language learning)的过程是一个由输入(input)→内化(internalization)→输出(output)→反馈(feedback)构成的链,在这个过程中,学习环境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语言学习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揭示内化的规律,而它的切入点应是对言语输入和言语输出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并且也要十分重视反馈和语言学习环境对内化的影响。

佟乐泉指出,语言学习理论主要研究语言学习的主、客体的内在规律,研究人的个体、群体差异。

孙德坤从第二语言学习的角度提出,语言学习理论主要是对语言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和学习者的个体因素(性别、年龄、文化、个性、学习特点、认知风格等)进行研究。

语言学习理论研究涉及的面很广,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它为我

们展示出了一个全新的广阔的研究领域。

二、第一语言学习和第二语言学习/儿童母语学习和成人外语学习

第一语言学习和第二语言学习、儿童母语学习和成人外语学习,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是语言学习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

吕必松系统地阐述了第一语言学习与第二语言学习的关系。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是从学习的先后顺序的角度命名的。第一语言和母语、第二语言 and 外语,是一种既相对应又相交叉的关系。第一语言学习和第二语言学习之间存在着共同点:1. 都需要建立声音和意义的联系;2. 都需要建立形式结构和意义结构的联系;3. 都需要经过感知、理解、模仿、记忆和应用的阶段;4. 对语法结构的习得都具有阶段性;5. 都是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相结合的结果。但两者在学习环境和学习方式、学习目的和学习动力、理解和接受能力、语言习得过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俞约法在评介前苏联和现在俄罗斯的语言学习理论时说,幼儿在学习母语之前,言语机制和思维机制都还没有形成,因此,学习母语的过程同形成言语机制和思维机制的过程几乎是同步的,这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这种学习又是在自然的语言环境里进行的,一般都是无固定教学目的的,是在无计划无组织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完成的。而五岁以后的儿童以及在学校条件下青少年和成人学习外语时,他们的母语言语机制(至少是口语的言语机制)和思维机制都已经形成,而且逐渐成熟。此时,以母语词语为基本内容的第二信号系统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他们的思维机制和能力都已经相当发达,都已经有了母语的“语言经验”。因此在学生的思维机制已经形成或成熟的基础上,适当地精讲一点语言学知识,更有助于外语的实际掌握,而不应当再让他们重复“直觉→直觉”的过程,也不一定要再遵循“听→说→读→写”的顺序来学习。

李宇明从语言学习的一般模式的角度,系统比较了第一语言学习(L_1)和第二语言学习(L_2)的异同。他认为,两种语言学习者都接触到三种不同水平的言语,即伙伴言语、目标言语、目标语言的过渡性言语,而目标语言的过渡性言语对学习者的影响最大。从言语输入的角度说, L_1 学习者输入的过渡性言语,是成人与儿童交谈所使用的所谓“儿向言语”(child directed speech),它完全是口语形式的; L_2 学习者输入的过渡性言语,则是课程内容所规定的,它常有口语和书面语两种形式,一般都较为标准、规整,并且在言语输入的同时还往往输入相关的语言、文化知识。在输入方式上, L_1 输入一般是交谈式的, L_2 输入则一般是讲授式的; L_1 学习者在认知能力、社会阅历、语言经验等内化条件上都低于 L_2 学习者, L_1 学习者内化的任务是建立语言格局并给各语言项目“赋值”(setting of the parameters), L_2 学习者内化的任务是改换已有的语言格局并进行相应的“改值”(resetting of the parameters)。从言语输出的角度看, L_1 和 L_2 都会出现或宽泛或狭窄的有规律的偏离现象;但 L_1 学习者的输出有思维、交际、游戏的功能,而 L_2 学习者的输出只有交际和学习的功能。在反馈上, L_1 学习者和 L_2 学习者的自我反馈能力都较低,而他人反馈对两种学习者都是最重要的,而且差异也较大: L_1 的反馈及时,注意语义和语用,容错性大, L_2 的反馈则迟缓,注意语法,容错性小。

胡明扬从儿童学习语言的实际出发阐述了儿童与成人语言学习的差异。儿童学习母语或者说第一语言是一个艰苦、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决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轻松、愉快而又简短的过程。儿童学习第一语言口语的过程,有两个特点对我们很有启发:一是“输入”大大早于“输出”,“输入量”远远大于“输出量”;二是儿童不是孤立地学习语言的,而是在认识周围的世界和自身、在学习有关社会的文化和社会行为规范(norms of social behaviour)的同时学习语言的。儿童在掌握第一语言的过程中同时掌握了与

这种语言有关的知识 and 行为规范,而第二语言学习是把语言作为一个孤立的课程来学习的,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是把语言真的当作一个物质的符号系统来学习的,学的是最有规律性的一般现象,把语言和社会文化的联系降到了最低的限度。其实,成人学习外语是要在已有了一整套的语言习惯之后再来学习一整套新的符号系统的,而这新的系统与社会、文化、认知行为(cognitive process)等等因素联系在一起,决不仅仅是形式的变化而已。因此要重新组织一套新的表达方式,仅靠语言符号形式的转移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包括社会、文化等等因素的转移,可见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在第二语言学习中是有很大的局限的。

会议认为,认真探讨第一语言学习和第二语言学习的异同点,对于我们认识语言学习规律,尤其是第二语言学习规律是非常重要的。在系统地阐明两种类型的学习规律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根据不同的学习要求来进行语言教学的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测试等方面的工作,这对于加强语言教学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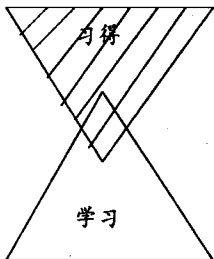
三、语言“习得”(acquisition)和语言“学习”(learning)

与会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语言“习得”和语言“学习”这两个术语的含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吕必松认为,现在似乎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学习”是“有意识”的行为,“习得”是“无意识”的过程;儿童获得第一语言是“无意识”的,因此获得语言的过程是“习得”;成年人在课堂上学习第二语言是“有意识”的,因此是学习,在自然环境中学习是“无意识”的,因此是“习得”。但是,我们不应把这种观点看作是最后的结论,因为,儿童获得第一语言的过程是不是都是无意识的,成年人在课堂上学习第二语言是不是都是在有意识地学习语言知识或规则,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我们主张从另一个角度来区分“学习”和“习得”,这就是把“学习”看作一种“行为”,把“习得”看作一

种“过程”——通过“学习”而获得语言的过程。

刘珣指出,区分这两个概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很有意义的。过去人们在研究儿童母语习得时忽视了实际上存在的“学习”的一面;反之在研究成人的第二语言学习时,又不注意极其重要的“习得”的一面。实际上,无论是儿童或成人掌握语言的过程,都同时存在着这两方面的因素,都应该加以研究。他还介绍了吴伟克(G. Walker)先生的观点:第二语言学习中,“学习”和“习得”好像是两个上下倒置、部分交叠的三角形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语言水平的提高,第二语言学习中“习得”的成分越来越大,而“学习”的成分就越来越少。



李宇明详细分析了 acquisition 和 learning 这两个术语的具体含义,他指出,acquisition 有这样几种含义:a)专指儿童对第一语言(或母语)的掌握;b)指一种在自然的语言环境中学习语言的方式,它与课堂教学相对而言;c)指在无序的语言输入中学习语言的方式,它不与课堂教学相对立;d)指给大脑中先天存在的普遍语法参数赋值的过程;e)指一切有效的语言学习活动,因为教给学习者的东西是外在的,必须通过 acquisition 才能成为内在的东西。我们把 acquisition 的含义限定在 c)上使用,译作“习得”。

而 learning 的含义有:a)泛指一切语言的获得;b)专指在课堂教学条件下的语言学习,与 acquisition 的 b)相对;c)指在有序的语言输入条件下的语言学习,与 acquisition 的 c)相对;d)指不能给大脑中先天存在的普遍语法参数赋值的语言学习,与 acquisition 的 d)相对。我们把 learning 分解为二:凡指 a)义的称为“学习”(learning);凡指 c)义的称为“学得”(Learning),与我们所说的“习得”相对。

俞约法介绍了前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理论界与此相关的“直

觉掌握”和“自觉掌握”理论。所谓“直觉掌握”，指的是在使用语言时无论是生成自己的话语还是理解他人的话语，所考虑到的（更准确地说是意识所控制的）是话语的思想内容，而不是它的语言形式；而“自觉掌握”则指在使用语言时，所考虑到的（意识所监控的）是话语的语言形式，而不是它的思想内容。“直觉学习”语言指的是单纯的模仿，而“自觉学习”语言则指在理解的基础上的模仿。语言学习一般有这样几个途径：从直觉到直觉、从直觉到自觉、从自觉到直觉、从自觉到自觉。而在学校条件下，一般“从自觉到直觉”是最合理最科学的途径，“直觉掌握”语言是外语教学必须达到的终极目标，是衡量教学成败的主要尺度。

从与会者的讨论中可以看到，把“学习”和“习得”截然对立起来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合实际的。无论是第一语言学习还是第二语言学习，都有学习和习得这两种因素，也就是都有“有意识”和“无意识”这两种情形。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语言教学是有积极作用的。

四、课堂教学与自然习得

课堂教学与自然习得，作为人类语言学习的两种最基本的方式，是语言学习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目前课堂教学成效不大，存在着很大的局限，从而成为引起人们研究学习理论的直接原因。

刘润清、李宇明从言语输入和输出的角度，探讨了课堂教学与自然习得的异同。他们认为，正式课堂教学的输入是人工的、无目的性和无信息量的，而自然习得的输入是与当时的实情实景直接联系的，应该立即回答的；课堂教学的输出是预先设置好的，自然习得中的输出却是无预制性的。课堂教学用的是老师式语言，自然习得用的是母亲式语言，两者在言语输入、输出的目的、气氛、质量及注意的焦点上都不同。

胡明扬强调，目前流行的第二语言教学方法要求“输入”和“输

出”同步,要求“输出”等于“输入”,这种直接违反一般语言学习理论和原则的做法,很难取得良好效果。尤其是课堂上的强化教学,实际上是一种简化、短化的行为。我们必须要在大量“听”的基础上来进行“说”的训练,也就是在课堂教学中加大输入量,减少对学生输出量的要求。

吕必松指出,现在的课堂教学输入和输出都没有多少信息量,缺少语言交际的真实性,而第二语言教学又不能完全脱离课堂,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要尽力使课堂教学“交际化”。为了更好地把握课堂教学的特点和规律,吕必松、孙德坤提出了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研究的具体设想。

课堂教学,作为成人语言学习的重要环节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刘润清阐述了课堂教学的益处,他指出:正式的课堂教学,不会影响学习者习得语言的语法形式的顺序,可以提高习得这些语法形式的速度,有利于学习者利用语法形式去建立和检验关于语言的假设,从而更好地习得。部分学者强调了精读课在课堂教学中的重要性。他们指出,语言是实践性的,也是生成性的。精读课的指导思想是以少学多,其目的是为泛读服务,只有把精读和泛读很好地配合起来,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正确认识课堂教学的局限性并不是为了彻底否定课堂教学,深入了解自然习得的长处是为了给正式课堂教学的改进提供有益的借鉴。因此,我们必须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改进课堂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益,这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

五、中介语理论研究

鲁健骥指出,1972年塞林克提出了中介语理论。二十年来,中介语理论发展很快。中介语理论是针对对比分析理论的问题提出来的。有人认为,对比分析已经过时了,而我们认为,中介语、对比分析、偏误分析是三路同标,互为补充的。中介语研究包括两项工作,一是对中介语的描写,二是对中介语形成过程的分析。它既重

视错,也重视对,从而发现第二语言学习的规律。科德提出,要超出句子形式,深入到句子意义内容上去分析偏误,这就扩大了中介语研究的范围。中介语理论从教学中来,也要回到教学中去,为确定难点、指导教学和测试服务。现在,应该重视语篇、语用的偏误分析,外国人学习汉字,也留有中介语的痕迹,这也是我们偏误分析的任务之一。中介语理论研究讲求运用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方法,提出假设,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论证。这要求取样的随机性,但实际做起来是很难的。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为了能对语言学习规律进行描写和解释,以发现新的学习方法,我们当前要做以下几项工作:1. 描写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过程;2. 对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不同阶段进行描写;3. 研究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的“回避”策略。

孙德坤说,中介语这一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学习者语言发展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静态系统,二是指从甲阶段发展到乙阶段的动态轨迹。中介语研究的重点在于描写和分析动态轨迹,而对动态轨迹的描写必须以静态系统的描写为基础。他指出,在进行中介语研究时应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目前用的比较多的有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错误分析(error analysis)、语言行为分析(performance analysis)和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这些方法各有长短,可以互相补充。他还详细介绍了海奇(E. Hatch)有关中介语理论研究的十个问题:1. 中介语是否真是一个系统? 2. 如果是,这个系统是怎样的? 其句法结构的习得顺序能否描写出来? 3. 如果这种习得顺序是存在的,那么无论学习者的母语如何不同,其顺序是否都一样? 4. 儿童和成人的习得顺序是否相同? 5. 一个学习者不管接受不接受课堂指导,其习得顺序是否总是一样的? 6. 一个学习者沉浸(immersed)、半沉浸(submersed)或不沉浸(not mersed)于目的语社团,其习得顺序是否一致? 7. 这个习得顺序与把该语言作为第一语言习得的顺序是否相同? 8. 如果上